

第四回 假姓名捐軀救主 代縲繼遇俠全生

遍園林綠，暗渾成翠幄，落紅堆砌猶如昨。可恨狂風橫雨，忒煞情薄，盡底把韶光送卻。楊花無奈，故意穿簾透幕。那知人意正蕭索，春去也。這般愁何處安著，怎奈向黃昏院落。

右調《鳳凰閣》

話說梅公子一時悲憤所感，月夜大呼一聲，不期驚動了河下一個官員。這人非別，乃徽州歙縣人氏，姓程名松，是一個趨炎附勢，奸險小人。諂媚韓侂胄，做過錢塘縣知縣，行取刑部主事，歲久未遷。多方鑽謀，乃買一美女，教以歌舞，靚妝豔服，取名壽松，獻與韓侂胄。韓侂胄問道：「承惠美人，與尊諱同名，卻是何故？」程松滿面堆著笑，打一深恭，拜倒於地答道：「卑職不能朝夕奉侍大人之側，使美人與卑職同名者猶之卑職奉侍，欲蒙大人記憶耳。」韓侂胄大喜，授他一個美差，升了江西巡按，好不榮耀。一味貪酷，動不動就要參官究吏。那些有司，曉得韓侂胄的奸黨，誰敢不饋送趨奉他。

任滿回家，不知得了幾十萬宦資。又各處購求奇珍異寶，進獻韓侂胄，即召進為諫議大夫，馳驛進京，正泊舡在萬壽庵對河。那些府縣迎風送禮，好不熱鬧。是晚嘉湖道請酒，半夜方回，正在醉鄉，卻被梅公子大呼一聲，夢中驚醒。只道是大盜事情，仔細再聽，卻又寂然無聲，深為駭異，挨至清晨，喚家人問道：「你們昨夜可曾聽得何處喊叫一聲麼？」家人齊聲答道：「小人們正在好睡，卻被驚醒。只道是何處火起，仔細聽時，又不見動靜了。」程松道：「你到岸上去挨查明白回我。」

那泊船的所在，是一帶城牆。家人看見對河有一村人家，將小船渡過來，上岸一問，恰好問著了萬壽庵間壁的鄰家。說道：「我們昨夜也聽得大喊一聲，因這聲音像是隔壁萬壽庵內出來的，故此我們不在心上。」家人道：「庵內和尚為何這樣放肆，半夜三更喊叫驚人？」那人道：「不關得和尚事。說起來，只怕你們老爺認得的，就是那梅公子，他父親盡忠死的，房子被火燒了，借住庵內讀書，真個晝夜不徹。自到庵內，從不曾走出來，連我們也不曾認得他面長面短。那庵內又進深，日裡鬧叢叢，不知不覺到了更深夜靜，遠遠聽得書聲響亮。想是想著了父親，時常又聽得哭聲悲切。昨夜叫喊一聲，畢竟是他月夜感憤所致，想是驚動了你們老爺，大叔故此特來問及麼？」

家人應了一聲，連忙渡過來，將前話回覆了主人。程松想道：「梅公子，莫非就是被韓大人處死的梅挺庵之子麼？」對家人道：「你再去問那庵內和尚，可是梅挺庵的公子在內讀書？說我巡按程老爺，要請他會一會。」家人領命，來到庵內，大呼大叫，嚇得這些和尚一個不敢出來。園覺驚惶無措，只得戰戰兢兢出來迎接。只見四、五個俱是氣昂昂，像個顯宦家大鼻頭打扮。問道：「大叔們尊居何處？若要游耍，請裡面步步。」家人道：「有這個癡呆和尚，我們住在對河四、五日了，朝夜吹打張號，難道不曉得？還不認得我們，倒來問起住居來，想是問明了記著好來化緣麼？」園覺道：「貧僧其實不知就是對河憲臺老爺的大叔們，錯問莫怪，且息怒請坐。」一個道：「不要閒講。我問你，可是梅挺庵的公子，在你庵裡讀書麼？」園覺答道：「正是梅老爺的公子，暫借小庵內讀書。」家人道：「你進去對他說，程府巡按老爺在這裡，快些請他到船內去，要面會則個。」園覺纔放心，三腳兩步走進，對梅公子道：「相公你的際遇到了。」梅公子道：「有何際遇？」園覺道：「有一個巡按程老爺，住在碼頭上四、五日了，好不熱鬧。不知那裡得知相公在這裡讀書，特差家人在外，要請去面會。想是先老爺的門生故舊，豈不是否極泰來的際遇。」梅公子想道：「巡按程，莫非就是程松那廝？依附權奸為進身之階，我父親一向痛惡屏絕他的，素無相識。我今日若去見他，他自然將一種矜倨之色待我。我又無事央求，何苦受這小人的顏色，豈不玷辱祖宗，有虧品行。」遂對園覺道：「即煩師父出去回他一聲，只說我偶冒些風寒，不能趨謁你們老爺，深為負罪，多多拜上罷。」園覺道：「相公，這個機會不可錯過。我看這些府縣，親自到船邊來送禮，等候求他一見，尚且不能。今差人來請相公去，自然必有好處。」梅公子道：「你不知其中道理，煩你出去回他一聲罷。」園覺只得出來回覆。那些家人正等得厭煩，嚷道：「我們到宰相韓府裡去會說話沒有這樣煩難，不過是一個退運公子罷了，倒會做作。」口中一路絮絮叨叨的去了。園覺受了一肚子的氣，又著實替梅公子懊悔，心上弄得不耐煩，自到房中去瞌睡不題。

卻說程松見梅公子托疾不肯來，明知拒絕，大怒道：「小畜生，這樣無禮。我一個按臺老爺請你相見，也算抬舉你，倒反做作起來。你老子的性命，尚且被韓大人置於死地，難道怕起你來，我反輸這意氣與你。」因是懷恨在心，進去在韓侂胄面前一番刁唆。說道：「卑職承大人寵召，小舟打從嘉興經過，偶泊在萬壽庵前。聞昔年欺瀆聖上、誣陷大臣、奉旨處死的梅挺庵之子，潛隱庵內，埋頭發憤，且哭且讀，歸怨大人，誓報不共戴之仇。卑職留心訪確，特達知大人，若不斬草除根，只恐萌芽再發。」韓侂胄聽了這話，刺著心病。正是：

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

即行一角文書到嘉興府，速拿萬壽庵內梅挺庵之子一名，密解來京。府裡行文書到秀水縣來，縣裡差人捉捉。正是：

閉門家裡坐，禍從天上來。

話說縣裡一個皂快，與園覺是嫡親弟兄。知縣剛在那裡出簽，聽得說差到萬壽庵內去要拿姓梅的，料定是梅公子了。連忙一口氣趕到庵內，尋園覺說道：「哥哥，梅公子不可放走了他，上邊行文書來捉他，大爺出簽火速就來拿了。連累非淺，吾特來先報你一聲。」說罷，如飛箭般跑去了。園覺好像青天一個霹靂，連話也問不出，即跑到書房內報道：「相公不好了，天大的禍事來了。」將提他的話一說，驚得梅公子魂飛魄散，放聲大哭道：「這禍從那裡說起，祖宗有何罪惡，皇天畢竟要滅我梅氏之宗祧？」徐魁道：「相公且不要哭，雖在這裡讀書，足不出門，幸喜無人認得，待我假充了相公被他拿去罷。」梅公子道：「這是我自作的孽，何忍連累及你。」徐魁道：「先老爺忘身為國，難道我徐魁捐軀救不得主人麼？相公只要尋一個藏蹤安身的所在，待得朝廷清正，自有出頭的日子。事不宜遲。」連忙卸下自身的衣帽，去解梅公子的衣帽穿好了。只聽得外面一片聲喧嚷，打將進來，要捉梅公子。徐魁推梅公子躲在牀下，挺身而出。

卻說徐魁的年紀，與梅公子相彷彿，面龐亦不俗。一走出去，差人便認是真梅公子，就把鏈子鎖了。徐魁口中又句句是梅公子口氣，再無人疑惑到假替的地位，一伙蜂擁而去。有一首《鷓鴣天》詞，單道徐魁的好處：

歷盡風波血淚淋，無端又被惡風侵。捐軀替主千秋義，愧殺當今惜命人。

霜雪操，鬼神驚，忠臣門內出忠臣。但求真主終無恙，做個承祧後代身。

梅公子與園覺，嚇得呆了半晌，不知此禍從何而起，不敢高聲，只好暗暗傷痛，尋思安身的計策不題。

且說徐魁被差人鎖了，帶到縣裡，知縣申文書解府。府裡點了長解，押送京中。一路上，解子道是韓府欽犯，干係非淺，好不小心禁防。徐魁情願撇身代死，倒不十分悲痛。只是思量著主人前番被難，尚有我作伴服侍。今番庵內畢竟安身不牢，孑然一身，何處藏蹤避跡。又未知何日裡纔能個出頭，不勝淒楚，暗暗流了多少眼淚。

不一日到了京中，解進韓府來。韓侂胄親自問道：「你是梅挺庵之子麼？」徐魁跪下道：「是。」韓侂胄道：「你父親獲罪聖上，自取殺身之禍，為何反怨恨我？發憤讀書，傷痛父親，思量報仇麼？」徐魁答道：「父親直言抗諫，冒瀆聖上，君賜臣死，理之當然，何以歸怨大人？至於憤志讀書，乃秀才本分，思念雙親，人子天性之常。大人豈可誤聽匪言，致陷無辜。」韓侂胄沉吟了半晌，欲要殺他，又無罪狀可按，只得發向天牢監候。徐魁拘囚異鄉，並無親戚看顧，虧了獄官，姓李名燦號煥文，是一個賢人而隱於此做好事的。那獄中打掃得潔淨，並無穢污之氣。不許禁子們毆罵罪犯，紮詐使用。凡遇冤陷官吏，雖不能替他伸冤理枉，卻十分周濟，所以監內罪犯，個個受他恩惠。像當初於公之治獄，後來也興駟馬之門，這是後話。

且說李煥文看見韓府發下梅公子，明知無辜被陷，況欽敬他父親梅挺庵是盡忠死的，愈加看顧，那衣食二字，虧他周濟，自不必說。所以徐魁在監，並不曾吃苦。只是梅公子又到何處安身，後來如何？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醒風流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